

千年回魂

马卡丹 著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这一困惑人类的永恒命题

借助这三条巷道 客家后人终于作出了解答

我 客家后人

从筷子巷来

从瓦子巷来

从珠玑巷来

从先人流过血汗凝着情思的巷道中来

客人开埠

是早年东南亚开发引人瞩目的现象

有海水的地方 就有客家人

则是当今客家人四海开拓的写照

不远游

安土重迁的传统

代之以 年深外境犹吾境

日久他乡即故乡

的开拓进而

襟怀

东方出版中心

在千年的漂泊迁徙中 客家人摒弃了汉民族 父母在

千年回魂手

马卡丹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回望/马卡丹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10

ISBN 978 - 7 - 80186 - 739 - 1

I. 千…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8050 号

千年回望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望新印刷厂

开 本: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220 千

印 张:9.25 插页 2

印 数:1 - 4100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186 - 739 - 1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敲完最后一个标点，长长舒出了一口气，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轻松而喜悦。多少年了呢？写作客家文化系列散文的心愿，似乎总在缠绕着我，时不时就要撞上心头。从“文革”前夕第一次得知自己是客家后裔、第一次知晓客家先祖漂泊迁徙的历史开始，这样的念头就绽开了一瓣幼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在一个山镇书店邂逅客家研究鼻祖罗香林先生的大作《客家研究导论》，如获至宝捧读之际，那幼芽便吐出一片新叶。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一波的“客家热”蓬勃兴起，各种客家联谊活动争相举办，各类客家研究报刊纷纷问世，我担任主编的《客家文学》也应运而生。正是在方兴未艾的“客家热”中，在亲身体验了客家文化的神奇、神秘与独特之后，心愿的种子获得了充足的营养，生根、拔节、吐翠……终于，成了呈现在我的读者面前的，这枚多少有些酸涩的果实。

在汉民族七大民系中，客家民系实在是一支极为独特的民系。千年的漂泊、迁徙、颠沛流离，客家人饱尝了屈辱与血泪，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则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辉煌，出现了洪秀全、孙中山等一系列叱咤风云的人物，出现了十分独特而引人瞩目的客家文化。今天，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越来越引起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而关于客家民系、客家人的众多赞美乃至溢美之词，

也频频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嘴角：“客家人是中华民族‘牛乳上的奶酪’”、“客家民系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系”、“中国革命是客家人的革命、客家人的事业”……种种的溢美之词，也让一些客家人士、客家学者飘飘然，近年客家研究中，一些明显有违史实的偏颇观点堂而皇之出笼：“客家人具有纯而又纯的中原士族血统”、“客家话是中原古语的活化石”、“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独特、最优秀的文化”……如同一些客家族谱把血脉的源头纷纷上溯到古老的帝王，这样的偏颇其实只会导致荒谬。新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客家后裔，不能也不应该陶醉在这样浅薄的沾沾自喜之中。

与南方的广府民系、福佬民系一样，客家的源头也是来自中原、来自河洛。从西晋永嘉年间“五胡乱华”开始，客家先人经历了前后五次长达千年的大迁徙，从中原一程程辗转南迁，最终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在今天人称客家大本营的闽西、赣南、粤东形成了客家民系。此后，为着生存与发展，客家人又漂洋过海，万里辗转，足迹遍布全球。这样一个移民民系创造的文化，无疑，既有中原文化的传承因子，又有着不同于中原文化的明显特色。今天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正是来自移民民系在迁徙地的创造，是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是传承基础上对中原文化的强化与变异。

这种强化，突出体现在爱国爱乡、崇尚正统，体现在敬祖追根、和宗睦族，体现在对祖宗语言近乎偏执的固守，体现在崇文重教、崇尚风水、多神信仰……汉民族各个民系共有的这些特点，在客家民系中得到了十分突出的强化。比如爱国崇正，从宋元之交跟随文天祥抗元、明清之际反清复明，到清末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直到今日，数以千计的客属社团组织，无不以崇正为主线，香港最有名的客属社团，名称就叫崇正总会。比如敬祖念宗，客家人祖重于神，敬祖的程度是其他民系难以比拟的：迁徙

途中背上祖宗骨殖逃难,任何村落任何姓氏必有祠堂、必修族谱,客家土楼甚至每座楼必设祖堂,“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这种对方言的坚守,强烈的寻根意识以至“以郡望自矜”……客家民系的特殊凝聚力也是在耀祖光宗的理念中形成,迄今,世界客属人口已达一亿,世界性的客家人聚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二十一届,先后分别在中国的香港、台湾台北、台湾高雄、广东梅州、福建龙岩、河南郑州、江西赣州、四川成都、台湾桃园,日本的东京,泰国的曼谷,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吉隆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美国的旧金山,毛里求斯的路易港等城市举办,声势浩大。亚洲客家人的盛会“亚细安客属恳亲大会”也成功举办了六届,规模稍小些的跨国、跨省性质的客家人聚会更是不胜枚举。

而变异则体现在千年的漂泊迁徙中,客家人摒弃了汉民族“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的传统,代之以“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的开拓进取、四海为家的襟怀,“客人开埠”是早年东南亚开发引人瞩目的现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则是当今客家人四海开拓的写照。体现在客家妇女令人惊叹的吃苦耐劳,体现在她们一反中原“男耕女织”模式,代之以“里里外外一把手,家庭重担一肩挑”的自立与自强。

无疑,客家文化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有着他民系难以企及的优势,也有着更为沉重的包袱。选取我生长于斯的客家大本营地区,富有文化内涵的代表性文化景观和历史人物,以走读的方式,动态地、多侧面地勾勒出客家文化的基本形态和主要特征,对客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对客家的优势与劣势作全方位的回顾、阐释和展望,让客家人对自己的民系有更为全面的认识,让世人对客家民系有更为系统的了解,这,正是我的初衷。

书名《千年回望》,是本书责任编辑建议的,初看似乎有些落

套,但细细沉吟,只有这样的书名才最切题。回望客家人千年漂泊的历史,在回望中展望未来。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我,或许还有那么多的客家后人,都在情真意切地——回望。

作者

2007年仲夏

目 录

自序 / 1

沉吟石壁 / 1

绵亘千年的巷道 / 20

族诗吟 / 35

夕照平川 / 51

渐渐远去的图腾 / 62

语言的迷宫 / 79

村落的神明 / 99

风水三僚 / 120

四堡的前世今生 / 145

香寮遗韵 / 165

凌霄石笔 / 181

尊严的祠堂 / 200

自古山歌从口出 / 220

女神 / 250

土楼,遥远的回响 / 271

附: 主要参考文献 / 288

沉吟石壁

(一)

是那么遥远的动乱年代，是沧海与桑田交接的时节，是祖奶奶的奶奶讲故事的开头：好久好久以前……

哦，好久好久以前，有过怎样扣人心弦的风云变幻？有过多少催人泪下的苦难辛酸？

硝烟在头上弥漫着，箭矢在耳边呼啸着，马蹄在身后震颤着，一群人，又一群人，数不清的一群又一群人，衣衫褴褛，步履蹒跚，逃难，在中原通向南方的路上。汉子身背着祖先骨殖，妇人肩担着衣衾碗盏，孩童牵衣，翁妯拄杖，惨烈的哭声中，一个身影倒下，又一个身影倒下……

这样的场景始于西晋，史称“五胡乱华”的空前大动荡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相继侵入中原，刀光剑影，逼迫着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原汉人，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

此后数百年间，“安史之乱”、“黄巢之乱”、“靖康之乱”……中原大地一次次的灾荒与战乱，驱赶着一批又一批的汉人，向南，再向南。

汉民族南方的三大支系：广府系、福佬系、客家系，就是在这几百年的大迁徙中，相继与南方的土著融合，陆续形成的。而在每一个民系形成史上，都出现了至关重要的圣地：广府人的珠玑，福佬人的固始，客家人的石壁。

“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

这句客家谚语，在海内外一亿客家后裔的心头，常常溅起极为强劲的情感浪花。如同北中国十余省份的民众说起祖地，总要称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自己是大槐树的后裔一样，中国南部十余省份包括港澳台的客家人，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客家后裔，总是声称自己是石壁的传人，无数的族谱、山歌、楹联，还有形形色色的典籍，都把散居八九十国的客家后裔的目光，奇迹般地引向这个小小的村落——福建省宁化县石壁镇石壁村：

“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者。按诸事实，每一姓的第一祖先离开宁化而至广东时，族谱上必登载着他的名字。”（英国：良贝尔《客家源流与迁移》）

“广东各姓谱乘，多载其上世以避黄巢之乱，曾寄居宁化石壁村葛藤坑，因而转徙各地。”（罗香林《宁化石壁村考》）

“今日客家人的祖先，大部分都曾经在石壁住过。”（台湾：陈运栋《客家人》）

中外著名学者的论证，撩开了石壁神秘的面纱，而众多的族谱、楹联、诗词以及客家代代口耳相传的传说，则充满感情地抒发了客家子孙对石壁祖地的怀想——

“谓龟山后裔，我不敢知，陈俎豆而荐德馨，道脉遥通陟降；从宁化始迁，今犹可考，笃本支以昭世系，守功共嘱几筵”（广东大埔杨氏祠联）。

“旧姓今存古卜杨，大多族谱祖闽方。女鞋豆腐仍原样，宁化人来说故乡”(清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

学者的论证与族谱的记载，谚语与楹联，山歌与传说，相互印证了这样的事实：石壁，客家的圣地，客家人的麦加！每一个客家游子的心中，都有这不移的图腾！

我也是一个客家游子啊，在漂泊人生的一个个驿站，在目睹了磕长头的藏民以身体丈量大地，向着心目中的圣地拉萨叩拜的虔诚之后，一次次在心头燃起的，是对于祖地、对于石壁那越来越无法抑制的向往。什么时候，能有机缘，去朝拜先祖生息于斯、获救于斯、发展于斯的圣地，去叩问自己血脉的源头呢？

终于，借助世界客属祭祖大典的机缘，我与几十个国家近百个客家社团的客家后裔一道，踏上了石壁，踏上了这方魂牵梦萦的热土……

(二)

进入石壁之前的想象，那里是重峦叠嶂、林深道险，不时可见陡峭的石峰，墙壁一样矗立，羊肠般的山道曲曲弯弯，就在这石壁上盘旋。客家传说中有个小脚趾的故事，说的就是石壁。为什么客家人的小脚趾甲都不是完整的一片，而开叉分成两瓣呢？那是因为客家的先人逃难到石壁的时候，在险峻的石壁上爬啊爬，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把小脚趾甲都碰裂成两瓣了。传说有些荒唐，却也让人平添一番想象，一路上我就沉湎在石壁的想象中，先祖模糊的面影，先祖在石壁上跌跌撞撞的身影，渐渐清晰，甚至那粗重的喘息声也依稀可闻。胸中，好似有一股热流涌动，那是我，与先祖的血脉相通了吗？

进入石壁却不见石壁，开初竟让我深深的失望。眼前是一大片开阔的田野，晚稻尚未扬花，绿意葱茏，星星点点的一个个村

落,都在绿浪间起伏。虽然也有山,不过是一墩墩矮小的山包,哪里有石壁呢?就连闽赣两省交界的站岭隘口,也只是武夷山的余脉,只是一脉微微的隆起。那碰裂先人小脚趾甲的石壁呢?这里并不是喜马拉雅,并没有过剧烈的造山运动,石壁怎么会不翼而飞呢?传说误人啊!

石壁村就在开阔田野的中心地带,村口几株古木,一座古亭,亭外小桥流水,古朴而典雅。迎接世界客家人祭祖大典,小小的石壁村热闹非凡,村民们脸上漾着喜气,忙着领我们进村做客。一拨又一拨孩子,兴奋地来来往往,笑吟吟的眼睛,不时朝我们投来飞快的一瞥。刚进村,适才对不翼而飞的石壁的失望,一下子也不翼而飞了。

一张张八仙桌摆开来了,一碗碗香喷喷的擂茶端出来了,名扬遐迩的石壁女儿酒,也在客人的惊叹声中一杯杯排在面前。司仪拖着长腔,抑扬顿挫地招呼客人入席,“请——加拿大某某社团某某先生入席”、“请——马来西亚某某社团某某先生入席”、“请——新加坡某某社团某某女士入席”、“请——印度尼西亚某某社团某某先生入席”、“请——泰国某某社团某某女士入席”……司仪的手臂忽而上扬忽而平伸,表情庄严而热情,一位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不,客家话叫“人客”,随着司仪的指点渐次入席。众目睽睽之下,先被叫到的“人客”有些自豪多少也有些腼腆地入座,尚未被招呼的“人客”则有些兴奋更有些期盼地观看与等待。观赏着这多少有些仿古仿中原意味的宴请场面,我的心头不禁浮想联翩:我们的先祖,在遥远的千年之前,在遥远的中原故地,也是这样宴客的么?司仪这一套拿腔拿调的做派,可是遥远岁月遥远中原的传承?这样的敬客尊客,是否因着迁徙漫漫长途间颠沛流离的记忆而倍感人际和谐的可贵?这样的热闹与乐此不疲,是否因着迁徙的孤独与失落而倍加表演的夸张?哦,热闹,真是热闹,不,客家话叫“闹热”,客家话中常有这种颠倒词序的表

达,这种语序的变异又是否预示着客家这支民系的久远与迁徙途程的漫长?

觥筹交错,心花盛开,浓浓的女儿酒,浓浓的擂茶,浓浓的情意,浓浓的氛围。酒酣耳热间,一个个客家的传说在添枝加叶地传递。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心旌摇荡,不知不觉间,说者听者竟全都那样悠然神往!哦,让人着迷让人魂牵梦萦的难以计数的客家传说啊!

就说这香喷喷的擂茶吧。擂茶的鼻祖是谁呢?有人追溯到了三国的刘备。说是这位大耳使君带兵巡武陵,水土不服,全军吐的吐拉的拉泻不可挡,是一个神秘老人献上秘方“三生汤”,生姜、生米、生茶,捣碎冲入沸水,饮之即愈,擂茶由此发端。又有人说该是源自曹操,他管辖下的许昌、洛阳那时盛行粥茶,后又盛行盐茶,客家先人从中原逃难,自然而然把这简便的粥茶、盐茶烹调技艺带往南方。南方湿热多瘴气,聪明的客家先人就在粥茶、盐茶中加入药草,加入葱、姜、豆子、芝麻,就地寻找器具捣碎,擂茶的雏形也就诞生了。还有人干脆就说,擂茶就是石壁客家人的发明。客家先人在唐宋来到石壁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瘴气熏人,先人们从石壁山上采来药草,模仿在中原时喝盐茶的习俗,用钵头、木棍把药草捣烂,沸水一冲,就成了最早的擂茶。最早喝擂茶是驱病的,后来添了香料、添了豆类、炒米,就增加了解渴充饥的功能了,这让在石壁山间地头劳作的客家先人受益匪浅。甚至有人说,擂茶在迁徙的途中就发明了,擂茶的品格就象征着客家人的精神,餐风饮露历千辛万苦,白手起家而坚忍不拔,擂茶取之于蛮荒山野,烹之于艰险征程,映日月星辰,染风霜雨雪,擂茶,它就是客家的瑰宝啊!众说纷纭的传说你实在无法考证,因为谁也无法说清,有着千年历史的擂茶究竟是哪位先人发明,又经哪些先人逐步完善的。但客家人的发明大略是不会错的,不信就看今日的华夏大地,擂茶只盛行在客家地区,称呼也只

叫“客家擂茶”，既然如此，又何必管它是谁发明的呢？

五千年的文明，华夏祖先们曾有过多少创造，如今大多无人知道创造者发明者的姓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咱们后人是实实在在享用着这些文明的成果，是实实在在地在享用的时节涌起了对先人的追思，这就够了。伴随客家人千年岁月的擂茶，热腾腾香喷喷让人未饮先醉的擂茶，抿一口，茶叶的甘、芝麻的香、生姜的辣、薄荷的冲，以及花生、豆子、爆米花等等混合的浓烈的味道，扑鼻而来，让你体会浓得化不开的客家氛围，让你品味客家先人迁徙途中五味俱全的滋味。并不起眼的擂茶，竟浮着千年沧桑，浮着一代代客家人薪火相传承前启后的希望与梦想！

距石壁村不过十里远，有一处唐代的窑址，俗称窑神排。当初烧制的多是客家人日用的盆盆罐罐，尤以制作擂茶的擂钵居多。据说清理古窑址的时候，清开土层，竟有厚厚的一层，全是擂钵之类的碎片。站在这片古窑址前，除了满目的黄土与荒草，你已经难以寻找到一片两片历史的碎片了。只有风掀动着千年的往事，让你在风中遐想。你想象你的二十代、三十代的先祖，佝偻着身子，挥洒着汗水，在曾经的唐窑间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哦不，在忙碌之前，他肯定先要树好窑神的牌位、摆好供品，匍匐着虔诚地叩拜。烧窑是要拜窑神的呀，是要恳求窑神眷顾，不要烧出次品、废品来的。先人在自然的面前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就是在今天，在烧窑技术远非昔日可比的今天，这种拜窑神的习俗仍然沿袭了下来，就在离古窑遗址不太远的山边，好几座新窑正青烟袅袅，窑主仍要在夜深人静之际悄悄地摆好供品，对着窑神牌位虔诚跪拜。难道这仅仅是一种习俗的承接？难道这看似机械看似有些愚昧的举止，内里没有蕴含着足够深度足够令你细细品味的内涵？我的目光在窑址的荒草与黄土间逡巡，多么希望能寻得一片擂钵的千年碎片，去印证擂茶的古老，去感受先人的悲欣。可是没有，只有古老的传说萦回脑际，只有擂茶，活过千年的擂

茶,以不老的传说一遍遍撞击着你的胸口。

比起擂茶,女儿酒的传说一点也不逊色。那是南宋年间了,距今八百多年。张姓先人颠沛流离而来,在石壁荒原上开垦出大片良田。那一年运气好,老天作美,糯稻收成特别好,张家四公欢喜之际决定多酿几坛米酒。张家人连夜炊熟新糯,一鼓作气酿了五坛米酒。酒成了,四公遍邀亲友尝新,他净手焚香,虔诚开坛,酒香扑鼻,好酒啊。他先舀一汤匙,让不足周岁的小孙子尝新。汤匙送到婴儿嘴边,却见宝宝咂了咂嘴,忽然哇哇大哭起来。四公见状,满腹狐疑,赶紧自己也舀了一勺品尝,呀,不好,这样清亮的酒色,味道却是发酸,赶紧再开其他四坛,坛坛如此。眼看亲友就要到来,四公急得团团转,怎么办呢? 婴儿哭个不停,只顾照料孩子尚未知晓酒酸的儿媳妇以为是孩子不胜酒力,就挤了点乳汁掺到酒中稀释,试着再给宝宝尝,这一尝可就尝出了奇迹,宝宝不哭了,竟然津津有味地吸吮起这乳酒来了。一家人见状大奇,儿媳妇便舀起一小碗酒,挤进乳汁,自己一尝,酸味无影无踪了,留下的只是甘甜香醇。于是干脆每坛酒都滴上一些乳汁,融合之后,所有的酒都奇迹般地去酸还甘,香醇无比。尝新的亲友们个个夸赞,尽醉而归。张家好酒的美名就此传开。因为好酒缘于初为人母的儿媳妇的乳汁,叫乳酒、奶酒似乎不雅,石壁人就把张家好酒称为女儿酒或是娘酒了。此后,石壁的酒越酿越好,女儿酒的名声也就遐迩争传。当然,如今的女儿酒肯定不会是掺有乳汁的,可听着女儿酒的传说品着那么香醇那么甘甜的女儿酒,一时,恍惚间真觉得酒里似乎弥漫着乳汁的鲜香。

还有汉帝刘邦与霸王项羽的传说,就在石壁村的一隅,那座俗称汉王庙的神座上,竟然并排供奉着刘邦和项羽。势同水火不共戴天的一对宿敌,居然相逢一笑泯恩仇,排排坐吃果果,共同享用村民的供奉。是什么机缘让这对宿敌和解的呢? 传说似乎有点风烟迷离,有说是刘家项家的子孙,同样逃难到这里开垦,年深

日久的相处,两姓人渐渐有了感情,亲如兄弟。既然两姓友好,两家的祖先为何不可以同处一室、共享香火呢?要知道刘邦项羽起兵时曾结拜为兄弟,项羽威胁要烹刘邦之父太公时,刘邦不是说:“吾翁即汝翁,若必欲烹之,幸分我一杯羹”么?刘项二位就这样听从子孙的劝导,重归于好了。还有的说是石壁的子孙在外出经商时,遇上难处,在某处的汉帝庙中求祷后,又在某处碰上了项王庙,病急乱投医,情急遍求神,又在项王庙中许愿。后来灾难解除了,此人便履行诺言,在村中建庙,塑上汉帝和项王的神像供奉。因为不知究竟是哪位神灵的功劳,只好刘邦、项羽并排供奉,哪位神仙也不得罪,这就有了也许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神庙了。只不过庙的名称还是叫“汉帝庙”,只好委屈项羽了,谁叫刘邦的官当得那么大,已经叫做“汉高祖”了,而项羽,充其量只当到“楚霸王”啊!

还有“葛藤坑”的传说,还有……

传说的神秘面纱影影绰绰,诱惑着你去透视圣地的一切,哪怕是一座山丘,一条古道。而揭开传说的面纱,你会发觉,这一切,都指向曾经浸透血泪的逃难,指向客家先人那前无古人的南迁!

(三)

葛藤坑更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地名。

出石壁村,西行六里,眼前出现一带山坳,环绕着不太宽展的一片山垄田,依山傍田,星星点点地错落着一幢幢屋宇,屋旁绿树摇曳,小溪沿山边潺潺。山垄田的尽头,缓坡绵延而上,远远地通向闽赣交界的站岭隘口。当年,从中原辗转逃难入闽的客家先民,就是穿过站岭进入石壁的,第一站,就是葛藤坑。

在客家的传说中,葛藤坑是客家人获得拯救的地方,是客家